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 匡亚明



王韬评传

张海林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K827.5
23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96425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王 韬 评 传

附 容 闳 评 传

张海林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11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王 韬 评 传

附 容 闳 评 传

张 海 林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210008)

(南京豪利电脑照排中心照排)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宁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开本 1/32 印张 17.5 字数 381 千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1949-6/B·96

定价: 23.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著出版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孙家正

组 员 匡亚明 王霞林 蒋迪安
袁相碗 韩星臣 吴新雷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席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时惠荣 吴新雷(常务)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王 韜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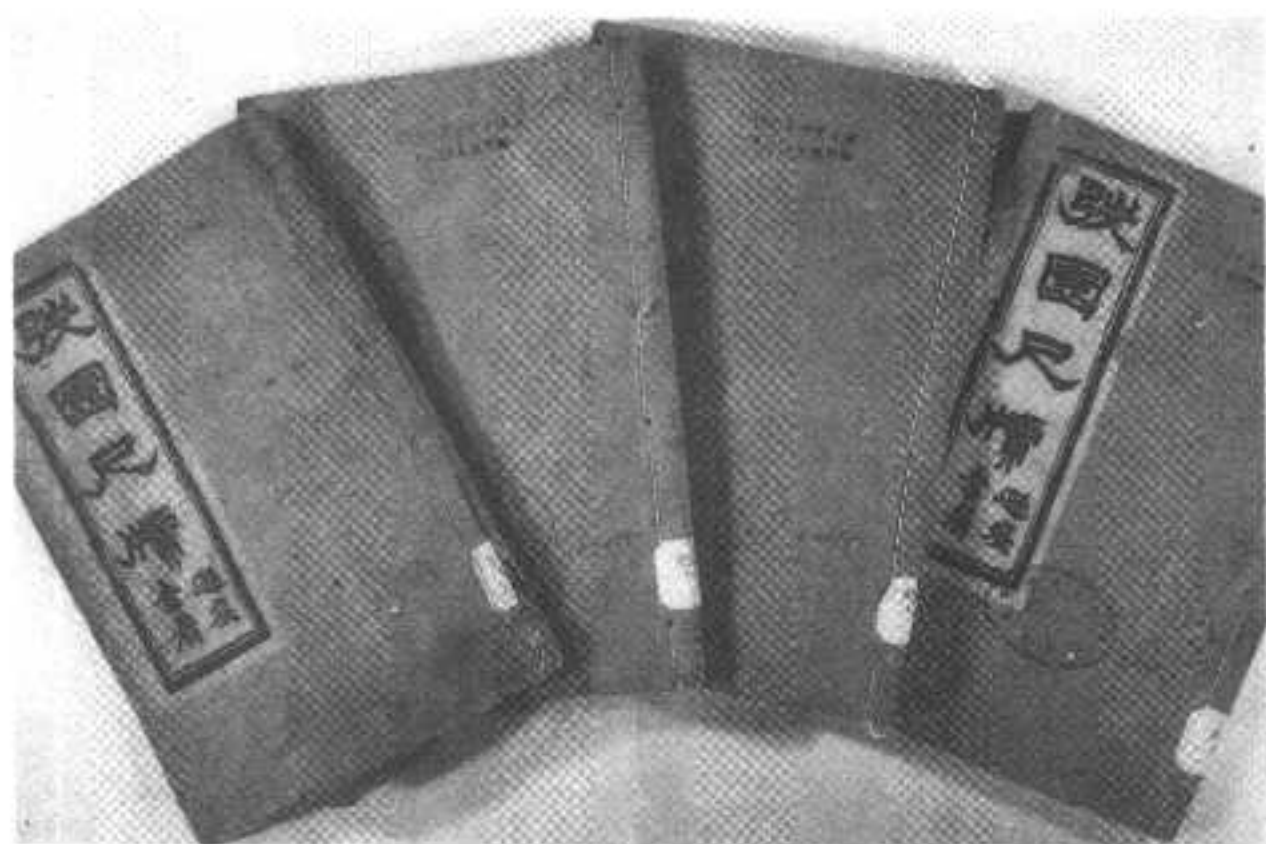


容 閔 像
(右下方为其英文签名)

弢園文錄
外編

符翁題





王韬《弢园尺牍》封面



王韬《蕪華館詩錄、扉頁》

格致書院
課藝
遜安署

王韜《格致書院課藝》扉頁

漫游隨錄

長洲 王韜 紫詮甫著

鴨招觀荷

余生甫里即以唐陸天隨而得名天隨子隱居不仕時與皮日休唱和自號甫里先生嘗作江湖散人傳以見志後亮節高風里人思之不置以先生在時喜關鴨有關鴨欄乃鑿地為池沼方塘如鑑一水漾涵中央築一亭曰清風亭東西通以小橋四周環植榆柳桃李盛夏新綠怒生碧陰覆簷瞻窗欄四敞涼颼颼然襲人襟裾中供天隨子像把卷危坐鬚眉如生相傳曾於像腹中得遺稿即今之笠澤叢書也賴以傳於世願晦信有數哉去亭百數十武先生之墓在焉或云後人葬其衣冠處將

王韜《漫游隨錄》稿本

There is	有	善	the good
a morning	朝	似	resembles
and	有	青	the evergreen
a day	日	松	
when frost	霜	惡	the wicked
and snow	雪	似	resembles
fall	下	花	the flower.

We only	自	女口	at present
see	見	今	
the evergreen	青	眼	
but	松	前	
not the	不	不	the one is
flower.	見	及	inferior
	花	他	to the other

Yang Wing

容闳用中英文对照书写的诗句

16 Atwood St.
Hartford Conn.
13th Dec. 1909

Mr. J. E. Schweb
Librarian

Dear Sir:

The book, "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
will be delivered to you
either today, or tomorrow
by Adams Express, for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s a slight token of my
love of Yale.

I am, dear Sir,

Yours very respectfully
Yung Wing

容闳 1909 年向耶鲁大学图书馆赠书时附信



六位留美幼童合影

DJS6/10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

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

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我以一颗毫耄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内 容 简 介

本书约三十余万字,全面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动态地剖析了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思想变化的历程以及此一历程与“西学东渐”潮流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恰如其分地指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得的历史地位。

本书行文采用夹叙夹议、“传”“评”结合的笔法,既有对传主思想原貌的忠实白描,也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新鲜解释,读来不无启迪。

A Brief Introduction

This book, in around 350,000 Chinese characters, mainly introduces the unusual lif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nker Wang Tao, dynamically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his ideology in politics, economics, diplomacy, culture,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n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 And it points out hi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y in the matter-of-fact manner.

The book is written in the form of nar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comments. It not only is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biographees thought, but also biographer's fresh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history which will enlighten readers a lot.

王 韬 评 传



目 次

王 韬 评 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新人来到世界	(1)
一、甫里诗书之家	(1)
二、坎坷的科举道路	(7)
三、教读自娱与借酒浇愁	(13)
第二章 闯荡上海	(24)
一、佣书西舍	(25)
二、沪上畸零人	(35)
三、转变中的思想	(48)

第三章 多角之“恋”	(61)
一、投身宗教活动	(61)
二、挟策以干当道	(68)
三、上书太平天国	(82)
第四章 流亡年代	(96)
一、遁迹香港	(96)
二、旅行欧洲	(105)
三、“天下观”的重新构筑	(121)
四、对世界史志的研究	(127)
五、包含新内容的循环史观	(138)
六、办报实践与新闻理论	(146)
七、扶桑之游	(162)
第五章 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	(178)
一、社会批判者	(178)
二、民本学说	(188)
三、强烈的危机意识	(196)
四、改革政治的方案	(203)
五、不谐调的变调	(215)
第六章 工商社会的吹鼓手	(227)
一、“商为国本说”	(227)
二、“全面兴利说”	(234)
三、“国佐工商说”	(244)
四、新财税观的萌芽	(253)
第七章 近代外交思想的开拓者	(259)
一、外交观念的革命	(260)
二、不同凡俗的教案观	(270)

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策略	(279)
四、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主张	(288)
第八章 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	(295)
一、笔记类著作	(295)
二、小说类作品	(309)
第九章 改革中国教育的呼唤	(328)
一、人才观的变化	(328)
二、审判旧教育	(337)
三、建立新教育的构想	(342)
第十章 晚年的颓废与振作	(350)
一、叶落归根	(350)
二、投身教育实践	(354)
三、最后的呼唤	(369)

附：容 闳 评 传

第一章 学生时代	(377)
一、马礼逊学校的寄宿生	(378)
二、负笈他邦	(383)
三、引西学灌溉中国之志	(389)
第二章 摸索与徘徊	(394)
一、归国谋职	(394)
二、访问太平天国	(405)
三、投归曾国藩	(410)
第三章 实施教育计划	(417)
一、教育计划的提出	(417)
二、留学生派遣	(421)
三、留学运动的天折	(432)
第四章 从维新到革命	(443)
一、上书畅言改革	(443)
二、参与戊戌维新	(454)
三、跃入革命洪流	(459)
附录 王韬社会关系一览表.....	(469)
《循环日报》论文目录一览.....	(479)
上海格致书院考课题录.....	(511)

参考书目	(525)
人名索引	(529)
后记	(534)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WANG TAO

CONTENTS

- CHAPTER 1 THE GENESIS OF NEW MAN
- 1 The Educated Family in Fu—li
 - 2 Bumpy road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 3 Teaching and Reading in Hometown
- CHAPTER 2 LIFE IN SHANGHAI
- 1 Employee of Foreigners
 - 2 A Miserable Man in Shanghai
 - 3 Partial Change in Ideas
- CHAPTER 3 "MANY—SIDED AFFECTION"
- 1 Working for Christian Church
 - 2 Suggestion to Ching Officials
 - 3 Writing to The Taiping Heaven Kingdom
- CHAPTER 4 THE YEARS IN EXILE
- 1 Escaping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 2 Travel in Europe
 - 3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utlook

	4 World History Studies
	5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ith New contents
	6 Practice and Theory of Journalism
	7 Travel in Japan
CHAPTER 5	A WARRIOR ATTACKING FEUDAL POLITICS
	1 A Criticizer of Society
	2 The theory about People
	3 Strong Sense of crisis
	4 Prescription for Political Reform
	5 Uncoordinated Modified Tone
CHAPTER 6	AN ADVOCATO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1 "Commerce is Root of A country"
	2 "Increasing the Wealth by All Ways"
	3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Commerce and Industry"
	4 The New View of A Country's Finance and Revenue
CHAPTER 7	AN INITIATOR OF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THINKING
	1 The Diplomatic Concept Revolution
	2 Uncommon View of antimissionary Incidents
	3 Diplomacy of Uniting Britain and Japan to

Withstand Russia

4 Diplomatic Suggestions During Sino-French War

CHAPTER 8 LITERARY WRITINGS AND THEIR
THEME

1 Miscellany Writings

2 Novels

CHAPTER 9 CALLING FOR CHINESE EDUCATION-
AL REFORM

1 Change in Conception of Human Talent

2 Criticizing Old Education

3 Ideas about Construction of New Education

CHAPTER 10 DISAPPOINTMENT AND BRACING
UP AGAIN DURING OLD AGE

1 Leaves Falling to Their Roots

2 Educational Practice

3 The last Voice of Advocating reform

THE CRITICAL BIOGRAPHY OF YUNG WING

CHAPTER 1	SCHOOL AND COLLEGE DAYS
	1 A Boarder at Morrison School
	2 Journey to and Study in America
	3 Determination to Lead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CHAPTER 2	SEEKING AND HESITATING
	1 Return and Effort to Find A Position
	2 Visit to Taiping Heaven Kingdom
	3 Submission to the Authority of Tseng Guo-Fan
CHAPTER 3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SCHEME
	1 Proposal for Education Scheme
	2 Sending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3 The End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CHAPTER 4	FROM EVOLUTION TO REVOLUTION
	1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Reform
	2 Engaging in Reform Movement in 1898
	3 Plunging into the Mighty Torrent of Revolution
APPENDIX	
BIBLIOGRAPHY	
INDEX	
EPILOGUE	

第一章 学生时代

容闳(1828—1912年),这位与本书第一位传主王韬同年出身的中国人几乎比前者具有更丰富的历史意味。他的生命跨度复盖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过程。他亲眼目睹或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革命、同光洋务、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宪政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或运动。他先后所接触的历史人物,从传教士到农民起义领袖,从清朝洋务大员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领袖,应有尽有,象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布朗(Rev. Samuel Robins Brown)、理雅各、罗孝全(I. J. Roberts)、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洪仁玕、王韬、李善兰、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谢纘泰、孙中山等历史风云人物皆与容闳有过从关系。可以说,容闳就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由于容闳自幼就学习英文,汉语写作不甚娴熟,他所留下的文字材料只有一部英文写成的自传和一些请人代劳的条陈,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逊于王韬。他

是实干家、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倡的”多得多。正因为此，我们把他归入这本思想家丛书的“附传”。

一、马礼逊学校的寄宿生

马礼逊学校是来华西人在中国所办学校中较早较完善的一所小学。校名中的“马礼逊”指的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传教，传教期间曾将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又编纂中西交流的必备工具书《华英字典》和创办英华书院。1834年，马氏卒于中国。次年，在华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在传教事业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便在澳门酝酿创立一所以马礼逊命名的小学。在校址和教师未确定之前，先设预备学堂，附于另一传教士郭实腊夫人所办的教会女校之内。

容闳生于1828年11月17日。他的家乡广东香山县南屏村离澳门仅半英里。当1835年预备学堂成立之际，容闳正值七岁上学年龄，他的父亲容丙炎从村邻那里获知洋学堂开办的消息，立即通过熟人将容闳送到澳门郭实腊夫人处。于是，未受过一天中文正规教育的容闳首先接受了西学的启蒙。

容闳的父亲是一个已经受到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商业贸易大潮冲击影响的农民。他把容闳送进“洋学堂”的目的是想将来容家能产生一个带来财富的“通事”、“买办”或“洋务委员”。容闳回忆他父亲当时的心态说：“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

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①容闳炎再也没有想到他这一送,竟然为中国产生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学长才埋下了种子。

郭实腊夫人是一位“和蔼仁厚,视之如母”而又“果毅明决”的基督徒教育家,对学童管束极严。她不让男女学童在一块玩耍。男生中年龄最小的容闳更被她“特别优待,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规定的教学量也很大,每日上午授课,下午集会,晚饭后还有晚课,至九点钟才休息。每周又有中英文考试若干次。^②一直自由自在的容闳一时不能适应此种禁闭式的繁重的学堂生活,在入学不久就策划了一次七人集体逃学事件。当七名男女学童划船接近香山南屏所在的彼德罗岛时,郭实腊夫人所派的小艇追上了他们。七人全被捉回学校接受惩罚。郭实腊夫人命容闳等七人“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于晚课后,课堂中设一长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时”。容闳是策划者,立在中,两旁各立三人,“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悬一方牌大书逃徒,不啻越狱之罪囚也”。郭实腊夫人意犹未尽,又有意“将果饼橙子等分给他生剥食”,使容闳等“馋涎欲流”,“难堪滋甚”。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一章,《幼稚时代》,第2页(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一般而言,徐、恽所译《西学东渐记》尚能准确简洁地反映容闳原作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的内容,故本书在多数情形下采用之,以方便中国读者查阅。但遇徐、恽所译不确或不通之处,则由著者从英文原本重新译出。

② 参见《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卷七,第307页。

③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一章,《幼稚时代》,第3页。

郭实腊夫人所办的女学及所附属的马礼逊预备学校于1839年因经费困难和鸦片战争爆发在即被迫停办。容闳因而辍学归家。第二年,即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的1840年,他的父亲不幸逝世,家庭经济栋梁顿告断折。12岁的容闳和他的年岁稍长的哥哥、姐姐不得不谋求家庭生计。容闳回忆说:

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二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予母得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与获者之后拾其落穗。^①

容闳在乡做小买卖和捡稻穗的时间不到一年。由于他会讲几句英语,被一位在澳门做事的邻居推荐到澳门一个传教士印刷厂当“折叠书页”的童工。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四个多月,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张,容闳在传教士医生、郭实腊夫妇的好友合信博士(Dr. Benjamin Hobson)的帮助下再次前往注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一章,《幼稚时代》,第4页。

册上学。^①

正式开办以后的马礼逊学校处于美国传教士布朗的主持之下。布朗是美国耶鲁大学 1832 年的毕业生,得过神学博士学位。1839 年,他和夫人一同到澳门,接办马礼逊学校。就布朗的经历与学识而言,他无疑是当时开办英文学校的最恰当的人选。至 1841 年容闳入校,他已经招收到六名中国学童。

马礼逊学校的教学课程有初等数学、地理、英文、中文等。由于容闳先前曾在郭实腊夫人那里学过几年,有一定英文基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布朗先生因此非常喜欢他。一位与布朗先生有过接触的英国人曾这样写道:

有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他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家庭里当仆人。末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小孩领回……一人听到这事,保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小孩留在学校。他继续维持她的生活至 17 年之久。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

^① 合信为马礼逊之婿,1839 年由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传教行医。与本书传主王韬亦时相过从。

矮小的学生容闳。^①

布朗回国在 1846 年。其时马礼逊学校已迁往香港。学校的规模已经由一个班变成了三个班,人数增加到 40 多人。当布朗宣布准备带几个学生赴美国继续读书时,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表示愿意随同前往。容闳记载当时的情形说:“1846 年冬,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布朗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予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②

与戊戌维新以后人们视出国留学为“时髦”之事不同,在国门刚刚打开的 19 世纪 40 年代,人们把出国留学当作万不得已的冒险之举。所以,容闳母亲为此伤心落泪是毫不奇怪的。值得后代中国人庆幸的是,年方十八岁的容闳没有因社会习惯的影响和母亲的劝阻而放弃自己的选择。他克服了偏见

①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Lapwing* (1881, London). 译文转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第 419 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二章,《小学时代》,第 9 页。

与感情的包围,勇敢地走向了世界。中国近代留学西方的历史在他的脚下掀开了第一页。

二、负笈他邦

1847年1月4日,容闳、黄宽、黄胜随布朗夫妇搭乘美国奥利芬洋行(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亨特利思”号(Huntress)商船启程赴美。船由黄埔港出发,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绕道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在途经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时,他们一行上岸走访拿破仑陵墓。容闳“抚今吊古,枵触于怀”,特地摘取坟前柳条一枝带回船中,准备赴美登岸时栽植留念。1847年4月12日,船抵美国纽约港。旅途共花去98天之久。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纽约远不象后来那样繁华喧闹,没有“危楼摩天”和“华屋林立”。人口也只有25万至30万。^①所以容闳在纽约稍作停留便赴纽黑文(New Haven),然后到达布朗夫人的家乡东温若(East Windsor)。布朗夫人的父母巴脱拉脱(Rev. Shubael Bartlett)老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三位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整个东温若也为小镇里来了扎着长辫的中国人而且喜且惊。当巴脱拉脱先生领着三位中国青年参加教堂祈祷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容闳回忆说: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三章,《初游时代》,第12页。

巴脱拉脱为东温若教堂之牧师。予等入教堂瞻仰，即随众祈祷，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师之左，门侧面可周瞩全堂，几无一人不注目予等者。盖此有中国童子，事属创见，宜其然也。予知当日众人神志既专注予等，于牧师之宣讲，必听而不闻矣。^①

容闳在东温若大约住了一星期。此后，赴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孟松学校是美国当时最好的预备学校。因为，这时美国还没有正规的高级中学，整个新英格兰区的优秀学生都集中在这里为考入大学预备功课。孟松学校的校长自开创以来也一直由“名誉特著”的“品学兼优者”担任。容闳入学时孟松学校的校长为海门德(Rev. Charles Hammond)。海氏毕业于耶鲁大学，“夙好古典文学，尤嗜英国文学。他思想豁达，富有同情心，是新英格兰地区著名教育家和戒酒与新英格兰精神运动的倡议者。由于他的威望，孟松学校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兴盛空前。”^②

三位中国学生受到美国人士的礼遇。海门德对中国“素抱好感”，希望三位中国学生学成之后能回国有所作为。他把三位中国学生都安排在态度温和的瑞白克·勃朗小姐(Miss Rebekah Brown)的英文班里。勃朗小姐对容闳关怀备至，假期里时常请容闳住在她们家里，帮助他学习功课。以后，容闳就读耶鲁大学，她和她的丈夫麦克林博士(A. S. McClean)也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三章，《初游时代》，第13页。

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27. (1909, New York).

多方为其张罗奔走。容闳回国后，一直与麦克林夫妇维持着通讯关系。

三位中国学生的监护人是布朗先生的母亲菲伯·布朗夫人(Phoebe H. Brown)。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基督徒，对中国学生照顾极其周到。每天都为中国学生烧饭做菜，而且“每餐必同食”。容闳曾以饱蘸情感的笔调写道：

于今回忆布朗母夫人之为人，实觉其可敬可爱，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媪之历史者，当能证予此言之不谬。计其一生艰苦备尝，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于颠沛之中。尝自著一诗自况，立言幽闲沉静，怡然自足，如其为人。^①

三位中国学生也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顽强生命力。除了每天在居处和学校之间徒步往返三次刻苦读书外，他们还时常外出打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居室里面的“洒扫拂拭及冬令炽炭于炉，劈柴生火诸琐事”亦一概自己动手。容闳尤其喜欢做这些家务活，认为可“藉以运动筋脉，流通血液，实健身之良法也”。容闳后来身体健壮，一直活到80岁，与此不能不说大有关系。

容闳在孟松学校学习了算术、文学、生理、心理和哲学等课程。成绩最好的课程是英国文学。这主要是受了校长海门德的影响。海门德对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善于演说，上课时感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四章，《中学时代》第17页。

染性极强。经他指点,容闳阅读了爱迪逊、戈德斯密斯、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

在校第一年,容闳还没想到进入大学求学一事。这是由于香港教会人士给他们的经济资助只到1849年为止。到1848年秋天,三位中国学生中的黄胜因健康不佳退学回国,留下的容闳和黄宽才开始考虑下一步去留问题。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到学年结束后的计划,最后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求学。可是学费和生活费问题随之而来。1849年以后的经济资助由谁承担呢?两人都找不到答案。他们去找海门德和布朗商量。后者答应将此一问题函报香港教会考虑。得到的香港方面的答复是:如果希望1849年以后继续深造并得到资助,只能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黄宽接受了这一条件,于1849年底起程赴苏格兰学医科。容闳却愿意留在美国读书,没有听从香港方面的安排。

海门德和布朗又劝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资助贫困但成绩优秀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学金。但是,由于这项奖学金必须书写毕业后愿当传教士的誓约,容闳婉言谢绝了。他在校董约见他时慷慨陈词说:

根据如下理由,我决不能答此誓约:首先,签约将限制我全面发挥作用。我需要行动上的绝对自由以保证能够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取最大之福利。如果必要,当旧环境不利于我的造福中国的计划时,我一定会去创造一个新环境。其次,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布道未必为造福国家的唯一事业。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中国,一个人如果有基督精神的话,他为国

效力的雄心壮志是不会受到束缚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精神，世界上没有一种誓约能够影响他的灵魂。第三，这种誓约会阻止我利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提供的条件和机会去为其效力。^①

布朗和海门德认为容闳是一个历史责任感极强的人，不会因贫困和眼前的利益而改变初衷，也没有劝说容闳接受孟松学校的条件。从人格角度出发，他们对容闳的做法还带有几分佩服。

1850年夏天，布朗到南方去看望他的姐姐，顺便在那里拜访了几位乔治亚州萨伐那城(Savannah)妇女协会的会员，对她们谈及容闳申请求学的情况。会员们同情容闳的境遇，答应资助学费。容闳接获消息后，立即前往纽黑文报考耶鲁大学。虽然容闳在美国一共只读过15个月的拉丁文，12个月的希腊文和10个月的数学，但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考试一举中的。耶鲁大学从此有了第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籍学生。

容闳的大学生活既丰富多彩，又充满艰辛。他描述他在一年级时的情况说：

余之入耶鲁大学，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然在教室受课，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以故备形困难。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使无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以冀不落人后也。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35 - 36 (1909, New York).

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坐是体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乃能继续求学焉。^①

沉重的经济和学习负担使容闳的学习成绩不尽理想，数学差到几乎不及格的程度。一年级时他时常担心因数学成绩差而被留级。但由于他的英语作文经常在全校比赛中得一等奖，他的平均分数仍在中上水平。

从三年级开始，他的状况略有好转。经济上除了得到一些来自萨伐那妇女协会和纽约奥利芬公司的资助外，他在校内又谋得几个工作机会。高年级学生的一个俱乐部聘请他去做办事员，负责一切采买和伙食供应工作。用这种方式容闳获得了今后两年的食宿费用。又于学校内的“兄弟会图书馆”得到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可得薪金三十元。学习上也追赶上来，各门成绩都有提高。所有这些加上他的中国国籍，使容闳在四年级时已经变成全校人人皆知的人物了。容闳后来再赴美国时与学界中人物交游广泛与他此一时期人缘众多有直接关系。

1854年夏天，容闳在学完了所有必修课程之后，获得了耶鲁大学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21页。

三、引西学灌溉中国之志

在容闳的人生之旅中,八年的留美学习正值他的 18 岁至 26 岁。这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蒙胧走向清晰的塑造定型时代。在此期间,他不仅直接学习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而且确立了对世界、对未来的基本看法。

当容闳头戴瓜皮小帽、拖着一根饱蘸着民族辛酸和血泪的长辫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海洋里徜徉之际,他不能不产生一种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感叹。新英格兰工业区的雄壮、美国议会制度的完善与中国乡间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农民形象、阴森恐怖草菅人命的官府衙门在他的意识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他坦承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①他甚至为此反而埋怨自己受到西方高等教育,因为“既受教育,则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②

然而他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气话。所以,他又谴责自己“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2 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22 页。

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①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不仅促使他痛恨中国的腐败落后,而且引发了他改造中国、启蒙国人的愿望。他立志要把既穷且弱的祖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富强之邦。

正是抱着这一愿望,1850年容闳拒绝了孟松学校以立誓当一名传教士为条件的优厚奖学金,而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工作精神修完了所有大学课程;1854年拒绝了香港教会赞助人要其以传教为职业的劝告,而坚持以自由之身归国服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消、阻止他的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努力。

容闳毕业之际,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后起直追、人才和劳动力普遍缺乏之时。以容闳的英语才能、广泛的社交圈子和耶鲁大学的金字招牌,是不难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可他沒有这样做。他此时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挽救他的苦难的祖国。与他有过多年过从关系的吐依曲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披露到: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以改变他的终生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了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道义上说,他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觉得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23页。

国反倒象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以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考虑到他曾经所呆之地、他的变化和他将来的打算，他在他的人民中不可能不遇到歧视、怀疑和敌意。他的前景是恐怖暗淡的。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象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了教义，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象是从整个民族中被挑选出来去接受恩典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自私自利。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①

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圣经》的作用，但所反映的容闳一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图个人安乐利益毅然回归祖国的情怀却是千真万确的。他的自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

① An address by thd Rev. Joseph H. Twichell.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ppendix, P. 256—258 (1909, New York).

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家中,能够提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主张且指明以出洋留学为主要途径,容闳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人。此时,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位差,接触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课题,但那大多都是在西洋坚船利炮威胁下产生的蒙眬而又急促的呐喊,其情形就如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突遇破门而入的外来强盗,呼救之外来不及冷静仔细地思考。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本书第一位传主王韬,此时无不如此。他们站在儒家文化的圈子之内,根据从外面吹进来的一点点皮毛的西学知识,高呼“礼失而求诸野”。但所谓的“在野之礼”是什么,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所以,空有学习西方的热情却找不到一条有效的学习西方的途径是他们的群体特征。容闳的主张则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它有丰富的明确而具体的西学内容和学习西学的途径,而且,表现在它是一种在和平条件下,经过对西方社会的全面了解、对西方之学的深入把握和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冷静比较之后而得到的理性思想的结晶。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主张的帷幔之后,映现着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是虔诚的、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他如同一位远远地站在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第23页。

中国地域之外的冷峻而又超脱的巨人,对东西社会与文化的优劣高下观察得十分清楚。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他也会毫不迟疑地提出学习西方。而且,他的目标已经不是被动的由里向外的“学”,而是主动的由外向里的“灌输”。这一点是王韬等脱胎于传统旧学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救国论”。它试图通过西式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铸国民精神,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此种主张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看起来是一种远水救不了近渴的浪漫空想,但从历史的长远目光看却不失为一种掘根刨底的救世方策。中国的民族与民主问题的解决、经济现代化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努力。没有一代学识超群、观念开放的新人就不可能有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中国近代改革与革命一次次地归于失败与中国近代“新人”在国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太低有极大的关系。而“新人”的缺乏正是新式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的“教育救国论”就是一种最没有空想成份、最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改造中国的方案。

第二章 摸索与徘徊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与奋斗热情的容闳抛弃了个人在美国可能获得的辉煌前程,毅然掉过头来返回他的贫穷衰弱的祖国。他知道他的未来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但决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那样与中国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他要把他的“所学所思”奉献给苦难中的国人,却遭到人们不屑一顾的蔑视。他苦恼、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但却不曾有过悲观主义的失望。经过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终于改变了人们对他以至于西学的态度。1863年,他被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授予“五品军功”,于是,在布满“长袍大褂”的大清王朝的官僚阶梯上破天荒地出现了“西装革履”。这一悄悄地转变预示“西学”将在中国正统学术的神圣殿堂里占据合法的一席之地。

一、归国谋职

容闳深知,推动西学东渐、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第一步便是回归祖国,直接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否则再好的

理想也只能是大洋彼岸的空想。于是,1854年11月13日,容闳毅然登上纽约海萨公司帆船“尤利加”(Eureka)号启程归国。此次航行正值冬季,一路为逆风行船,船主亦为没有经验的脾气古怪之人,因此海上颠簸足足经历了154天。直至1855年3月15日,容闳才到达中国海面,看到他日夜思念的黄浦港。

在航行中,容闳曾把他回国后工作计划考虑了一遍又一遍,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将中国导入富强之境。然而,船未停靠中国海岸他就意识到自己未免太天真乐观了。“尤利加”号驶近香港时,有一位中国领水来到船上。船长因容闳是中国人请他担任翻译,询问附近有无危险的暗礁和沙滩。容闳竟然找不到恰当的中国词汇把“暗礁”和“沙滩”翻译出来,以至在场的中外人士“咸笑不可仰”,讥笑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讲中国话。^①这件小事提醒容闳,中国可能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中国。双方都需要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以后的遭遇不断地说明了这一点。

甚至他的母亲现在与他也有一定的距离。当他带着一颗思念已久的炽热之心急切地奔赴南屏家乡的时候,他的母亲望着跪在膝下的西装革履的儿子总觉得有几分不顺眼。她让他以后尽量穿长袍,也不要留小胡子。他不敢抗拒母亲的意愿,立即上街找理发匠剃去胡子。当他告诉母亲他是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有正规的学士头衔的时候,他的母亲反问他耶鲁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科举中的什么功名,凭此能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27页。

挣多少钱。他对此虽然笑嘻嘻地回答学士相当于中国之秀才，且为常人难得之“稀贵荣誉”，内心却免不了为东西文化观念的歧异和他自己与父母之邦的隔阂而惴惴不安。^①

容闳在家乡大约呆了二三个月。在此期间最使他震惊的是西方侵略者勾结中国贪利之徒在乡间拐卖绑架华工一事。他后来回忆说：“当 1855 年，予初次归国时，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② 苦难的猪仔形象犹如贫弱祖国的缩影，在容闳心目中留下了永久的刻痕。它不断鞭策着容闳为中国富强振兴寻找道路，加倍工作。

1855 年夏初，容闳告别母亲，来到广州咸虾栏突击补习汉语。此时，广州刚好发生了红巾军起义。残暴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血腥镇压起义军。容闳的住处因靠近清朝的刑场，得以目睹叶名琛的暴虐行径。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苗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观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 28 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八章，《秘鲁华工之调查》，第 96 页。

掩埋。且因骤觅一辽阔之地,为大坑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90度或90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地……后闻于城西远僻处觅得一极大沟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堆叠,以满为度,遂谓尽掩埋之能事矣。当时有往观者,谓此掩埋之法,简易实甚。掷尸沟中后,无需人力更施覆盖。以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余,不令群尸露少隙也……人或告余,是被杀者有与暴动毫无关系,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诈不遂,遂任意诬陷置之死地云。^①

容阅读过世界历史,知道古罗马尼罗王(Nero)的暴民行径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惨剧,但绝没有想到在他的祖国、在他的眼前会发生比前者残酷千百倍的暴虐。刚从自由之邦归来的他无论如何不能适应。所以,当他从刑场回寓后,有好多天变得神志恍惚,“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脑筋之中”。^②愤怒之极,他恨不得自己也能参加太平军行列,以尽早推翻满清王朝。

然而,当冷静地思考之后,他还是回到了他原有的计划,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30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六章,《学成归国》,第31页。

全力加速补习汉语,按部就班地行事,以便达到彻底改造中国的目标。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容闳虽还不能娴熟地运用中文写作,但口语表达已经可以做到“毫无扞格”。

消除了语言障碍后,容闳开始打算寻找一种既能维持生活,又能使改造中国的理想得以实现的职业。由于美国商人希柯克(M. N. Hitchcock)的介绍,他结识了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校友、此时已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的伯驾博士。伯驾此时需要一位私人秘书协助工作。容闳认为此一职位可以经常接触清朝的高级官员,有助于推进他的振兴中国的计划,欣然应聘。但是,伯驾对容闳却十分苛薄,每月只给十五元的薪水。对容闳“教育救国”的计划也不感任何兴趣。于是,容闳只在他那里下了三个月,便自行辞职赴香港重找工作。

香港是容闳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有许多老朋友还在那里居住生活。《德臣日报》(China Mail)主笔蓄德鲁特先生(Andrew Shortrede)招待了容闳,并把他推荐给香港高等审判厅作译员。这是一个薪金较高的职位,每月可得75金。但容闳不满足只做一名翻译,他利用空余时间跟随英国律师派逊(Parson)学习法律,期望将来能当一名社会作用更大的律师。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中,律师资格可分为两种。一种称小律师(Attorneys or Solicitors 或称法律事务代理人、状师等),专门负责收集证据、抄阅公文、摘述案情等工作;一种称大律师(Barristers),有出庭辩护的权利。容闳所习的是前一种。尽管如此,香港英国社会立刻警觉到这是中国人对他们包揽“法律生意”的挑战,群起鼓噪,向容闳兴师问罪。香港报纸,除《德臣日报》外,一致主张禁止容闳投足法律界。小律师协会著文宣称,如果允许一个兼能中英文的中国人在中国居民占绝对多

数的香港取得律师资格,则所有的英国律师只有收拾行装回英国去。^①在英国社会的联合反对下,容闳最终不得不放弃在香港做开业律师的打算,辞职离港,前往上海。他的法律老师派逊也因教授中国人学习英国法律而遭到同行排挤,被迫买棹回英。

容闳对“学律未成”一事并不觉得的有所损失。他事后曾说:“我可以断言,当时没有在香港做律师真是一件大幸之事。因为要是在那里工作下去,生活交际的圈子必然受到限制。假如我把自己束缚在这块荒芜多石的殖民地上,我就不会接触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尽管我开业后可能运气极好,业务兴旺。”^②显然,容闳是从振兴中国这一大目标来看待职业选择问题的,而没有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中国近代到西方窃取西学圣火的普罗米修士们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们具有无限宽广的胸怀。

容闳于1856年8月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刚刚发生了小刀会起义,英、法、美等国利用清朝地方官的慌乱,乘机窃据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容闳有心实现由中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愿望,前往上海海关谋职。海关主持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把他安排在翻译处工作。这是一个薪水优厚(月薪75两白银)而又清闲无事的职位,不合容闳的愿望。加之他看不惯海关里贪污收贿的恶习,希望能有职有权加以革除,便在入关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去找李泰国“理论”。他问李泰国:“以予在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33页。

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62.

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鄙夷不堪地回答:“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一听,怒火万丈,立作辞职书一封,“书谓予与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①

一贯趾高气扬的总税务司李泰国第一次遇到来自中国人对外人霸占中国海关最高职务的挑战。他不了解容闳,以为容闳一定也会象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只要长上一些工资,就会俯首帖耳。他允诺将容闳的工资提高到每月二百两,以期容闳收回辞职声明。容闳表现出了真正中国民族脊梁的气概,坚决回绝了李泰国的重金挽留。他这样写道:“彼固以为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守,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耶?且予之为此,别有高尚志趣,并不以得升总税务司为目的。予意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吾志,此辞职之本意也。”^②

容闳的朋友们认为容闳丢弃这个每月二百两白银的职位,而去寻找前途未卜的新职业,是犯了呆瓜才会犯的傻病。容闳全然不理睬他们的讥笑,而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在自我反思中表示说:“我十分清楚我在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换职业。也许我不切实际,太爱幻想,或是太高傲难以成功。”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33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35—36页。

但是,一个人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幻想,这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了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而服役。我曾为求学而努力工作,特别希望能将含辛茹苦所得来的学问奉献出来,以发挥其造福同胞的最大作用,而不是仅为自身的利益考虑问题。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自己能干什么和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中国的人。”^①然而,满怀人生理想的容闳辞职之后立即就遇到了吃饭生存问题。他是洋学士,在中国官僚和人才制度的阶梯上得不到承认,因此不可能在清朝的官员俸禄中分得一份“养廉之银”。而十里洋场,钱臭薰天,没有职业、没有薪水,人又怎能活得下去。他陷入了左右两难之境。在痛苦的徘徊之后,他不得不先委屈他的理想,而进入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做职员。

容闳在这家英国商号大约工作了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之中,他更深刻地感觉到外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和中国人地位的跌落。有一天傍晚,他从苏州河边礼拜堂做完祈祷回家,看见一小队外国水手高举着灯笼沿马路摇摇晃晃地叫喊而来。路两旁的中国人象是见到恶魔一样惊恐万状,四散而逃。当他们遇到并未向他们让路的容闳时,恣意挑衅,夺去容闳仆人手里的灯笼,其中一人并试图踢容闳一脚。容闳先以为这是一群醉鬼,不与计较,但当他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醉,而是有意以欺侮中国人为乐时,他大为愤怒,当场与这群家伙“理论”起来。他以流利的英语向这群外国水手说,外国人在本国时很注重名誉,在中国也不该做那些与名誉不相称的事情。欺软怕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65—66.

硬的外国水手见他英语流利且义正词严,居然未敢对他再施以无礼,甚至告诉了他踢人者的名字。事后,容闳又为此致函责备这群水手为其工作的美国船长,这位船长立即上岸拜访容闳,赔理致歉。又有一次,在一个家具拍卖会上,一位身高六尺以上的苏格兰人在容闳的发辫上悄悄扎了一串棉花球以为取乐。容闳当即把他抓住,以冷静而严厉的态度要他把棉花球解下来。苏格兰人挺着肚子,双臂抱在胸前,表现出一副极为傲慢和嘲弄的神情。然后突然向容闳的嘴上击了一拳。容闳丝毫没有被这位苏格兰人的魁梧身材和傲慢态度所吓倒,立即回手自卫,一拳就将对方口鼻打得鲜血直淌。在场的其他英国人企图帮助苏格兰人,容闳义正辞严的对他们说:“你的朋友看起来象个上等人,实际上是个流氓,我打他只是为了自卫。”这群家伙自知理屈,不敢再施暴。容闳以中国人矮小的个头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击身躯高大的苏格兰人一事在上海租界内哄动一时,被揍的那位苏格兰人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好意思在公众场合露面,容闳则因此而被中外人士看作令人尊敬的勇士。容闳事后在写自传的时候为这件事感慨说:

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侵夺我治外法权以来,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闻。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赋性柔和,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敢与较。至养成一般无意识外人之骄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

力起而自卫矣。^①

容闳在英商公司工作半年之后,因所在公司破产而再度失业。他不得不以翻译文稿为生活手段。翻译工作虽然赚不到什么钱,却为结识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打开了道路。在此期间,他因为翻译了中国商人为赈济苏北灾民而向国外侨民散发的募捐公启并将它刊登在上海英文报纸上而名声大著。中外人士都知道上海滩上有一位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多沪上名士都争相与他结交。如数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和中国驻日副公使的张斯桂等,这些社会关系是日后容闳得以获知于曾国藩、进而实现教育计划的通道。

在容闳的上海朋友中,与他过从最多的是买办商人曾寄圃。此人社交圈极广,通过他容闳又认识了宝顺洋行(Messrs. Dent & Co.)的经理韦伯(Webb)。韦伯非常赏识容闳的学历和才识,打算任命容闳为宝顺行驻日本分公司的总买办。容闳认为当买办不过是当奴隶的头子,有辱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名誉,而且,前往日本不利于他的教育救国理想的实现,谢绝了韦伯的好意。韦伯遂改任他为公司代表,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去考察和收购丝茶。容闳觉得这一工作不仅可以使他看到中国内地农村的真实情形,而且还可能使他遇到清朝的封疆大吏,有利于改革中国计划的实施,便愉快应聘。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39页。

容闳此次的内地之行自 1859 年 3 月 11 日开始,至同年 9 月 30 日结束,历时达七个月。在长时间的考察中,容闳最为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二是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当他看见内地农村禾苗干枯,灾民遍地的景象时,他的心就象在流血,在哭泣。他在回忆中写道:“惟有一事,令予生无穷之感慨。予素阅中国纪载及旅行日记等书,莫不谓中国人口之众,甲于全球。故予意中国当无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见者,大不相符,是则最足以激刺予之脑筋者也。此种荒凉景象,以予所经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尤甚。当予游历时,为春夏两季,正五谷播种、农事方殷之际,田间陌上,理应有多数之驴马牛畜,曳锄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① 当他看见扬子江上外国轮船来往不息的景象时,他的心就象在被鞭打、被焚烧。他谴责说:“于扬子江中,行舟可直达四川边境之荆州。全航路之长,约三千英里,六七省之商务赖以交通。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驶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与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② 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容闳谋求振兴中国计划的加速器。在强烈的民族情感的驱动下,他更加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七章,《入世谋生》,第 49 页。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九章,《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第 45 页。

积极地寻找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途径。1860年,他找到了太平天国。

二、访问太平天国

容闳自从考察了内地,真切地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民的苦难之后,有一段时间精神上十分苦闷。中国的实际状况超出了他在美国时对中国国情的预想。他找不到一条实现振兴中国计划的道路。他后来对他的恩师布朗说,那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黑暗时期。“他看不见实现他的计划的希望,他只是把一切交托给上帝就是了”。^①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布朗博士1859年前后在上海访见他时,发现他不仅“对于最后可能实现他的计划一点未曾失望”,而且,正在“改进和发展他的心思,为着一个伟大的将来做准备”。^②1860年11月,当他听说有人要到太平天国占领区去考察时,他立即怀揣他的救国救民计划随同前往。于是,象本书的第一位传主王韬一样,容闳在找不到实现理想道路时,也把希望寄托在新生的农民政权之上。他此时一心期待中国大地上能出现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政权,以取代满清贵族腐朽不堪的统治。

容闳此行一共有四人,两位是美国传教士,一位是中国人曾兰生。11月6日船离上海,9日到达苏州。苏州太平军官员

①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1881). 译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第420页。

②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1881). 译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第420页。

刘肇钧接见了他们,并为其颁发前往南京的通行护照和准备路上的食物。11日,容闳等离开苏州向南京进发,沿途受到太平天国地方官员的友好接待。当小船进入运河后,容闳发现两旁农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但他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太平天国的责任。因为清朝官军之残暴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这一看法在太平天国的后方丹阳得到证实。丹阳居民对太平军并无恐惧之心,“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① 17日,容闳一行赶至南京附近的句容。此时,太平天国主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正全力西征武昌以缓和湘军对安庆的围攻。长江下游镇江一带力量空虚。民间风传清军已大败太平军于镇江。句容城内外交通断绝,风声鹤唳。同行之传教士心惊胆怯,打算折回上海。容闳有心要见到太平天国高级官员以了解这一政权对他的改造中国计划的态度,与传教士“持论久之”,坚持冒险前进。18日,终于赶到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住在干王府附近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的寓所里。^②

到达南京的次日,容闳谒见太平天国总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是容闳在香港时的旧相识。那时,洪仁玕是伦敦布道会的成员,跟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做传教和文字助理工作。洪仁玕曾对容闳讲过,希望两人以后能在中国内地见面。所以,这次两人相见十分欢洽。洪仁玕一见面就热情邀请容闳参加太平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第52页。

^② 罗孝全(1822—1871),美国传教士,1837年来华传教。1847年洪秀全曾向他学习基督教教义。1860年应洪秀全之邀到达南京,被任命为通事官领袖,襄助干王洪仁玕工作。

天国。容闳由于对太平天国的政策还把握不定，没有正面回答洪仁玕的邀请，而是向洪具体提出了他的改造中国的七条方案：

- 一、在科学原则基础之上组织军队。
- 二、开办一所陆军学校以培养有能力的军官。
- 三、为筹办海军设立一所海军学校。
- 四、组织文官政府，聘请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 五、建立银行系统确定度量衡标准。
- 六、为民众建立一套由各年级学校组成的教育系统，并把《圣经》作为教课书内容之一。
- 七、建立工业技术学校系统。^①

容闳的七项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凝聚着他长期以来改良中国的理想与热情。其中兴办教育一项更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核心。所以，他在提出这些方案的同时还向洪仁玕表示，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和实行这些方案，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愿意贡献他的力量以促成其事。

同样具有改良中国思想的洪仁玕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十分重视。两天之后，又邀请容闳去他的王府讨论这项建议。但是，此时的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跌落，特别是作为总理的洪仁玕，上有天王洪秀全的挟制，下有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09.

们的抵制,根本没有力量来实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计划。他向容闳表示,尽管这些建议至关重要,有立即付诸实施的必要,但在出征在外的诸王回来之前,他一切都不能决定。为了表明他对容闳的敬重,几天之后,洪仁玕又派人送来一个黄布包,里面包有封容闳为“义”爵的委任状和刻有容闳名字的官印。^①容闳此时已看出太平天国的危机,认为太平天国天王、干王及其将领们的“行为、品格和政策”都不足以证明这个政权能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因此他辞却了洪仁玕的好意。他只向洪仁玕申请了一张太平天国的通行护照,以便未来在适当的机会能够重往太平天国“办事和旅游”。^②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太平天国的希望,留下一个走“回头路”的缺口。果然,他的临别赠言说明了他的这一意向。他向洪仁玕说:“假如太平军决定实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提议的全部或其中任何一项,倘若需要我的帮助,我将十分乐意地为其服务。”^③

容闳一行于1860年的12月24日离开南京,翌年1月上旬回到上海。可是,容闳人虽在上海,心却还在太平天国。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在思考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

他在思考中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明确指出太平天国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对传教士把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归结为上帝启示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促其爆发的导火线而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恶根”在于清朝“政以贿成,上下官吏,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11.

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12.

③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12.

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馈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①在这样的“欺诈机关”统治下,即使没有基督教,没有洪秀全这个人,“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第二,他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纪律松弛和道德堕落。容闳指出,太平军沿途吸收大量流民和社会渣滓入伍,不但没有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反而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声誉。这些没有信仰,只知发财的乌合之众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消减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支持。在这些新加入的流民传染下,太平天国老战士也丢弃宗教心,开始追求财富。特别是在占领了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苏浙地区以后,太平军将士的颓废和堕落走到了极端,“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

第三,他断言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容闳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叛乱或革命是屡见不鲜的事,但这些叛乱或革命的功效只是更替另一个新的王朝而已,政权“在形式和原则上都没有变化”。所以,中国历史至少有两千年之久犹如一潭死水缺少创新之意。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在宗教方面略有一点新内容,但本质上与历史上的叛乱或革命是一样的,中国不会因此而走向新生。“他们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新的政治理论或原则,以作为建立新型政府的基础。所以,不论从宗教还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第61页。

是政治方面来说,中外均没有从这次运动得到益处。”^①中国历史的进步需要新的动力。

三、投归曾国藩

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回忆他从太平天国回沪后的打算,他写道:“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②然而,经商既不是他的长处,也与救国救民的抱负相隔甚远。1861年到1863年前后三年长江流域的“业茶”实践,不仅没有带给他巨额的财富以使他具备实现计划的财力,反而差一点让他丢了性命,轻于鸿毛地死在土匪的乱刀之下。^③于是,他又开始重新审视他的选择。经过冷静地考虑,他认为他应该有比贩茶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事业目标。命运之神惠顾了他。1863年,他遇到了曾国藩,终于踏上了一块实现计划的“上马石”。

这一年的3月间,容闳在九江接到一封张斯桂写来的信。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22.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第63页。

③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第68页。

张氏原是容闳在上海的老朋友,此时正在安庆曾国藩的大营当幕僚。他在给容闳的信中说,曾国藩已经听说了容闳的大名,极希望容闳能赴安庆会面。容闳好长时间没有与张斯桂通信,突然接到这一邀请,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担心曾国藩知道了他到过太平天国访问的事,想通过张斯桂的“以礼相邀”把他骗去杀头。因此,他这一次婉言回绝了邀请。

两个月后,容闳又接到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里面还附了容闳另一好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善兰在信里解释说,他曾在曾国藩面前提到容闳受过西方正规教育,有爱国爱民之心,“急欲为国服务以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之国家”。曾国藩听后极感兴趣,想面见容闳委以重任。李善兰并告诉容闳,他的另外两个上海朋友华蘅芳和徐寿也在曾国藩大营效力。李善兰的来信使容闳对曾国藩的疑惧顿时消散于无形。他立即作了回复,答应在手上的商务活动结束后立即前往安庆拜见曾国藩。但是,曾国藩求见容闳十分心切,不久又通过张斯桂和李善兰写了第三封邀请信。信中更明确地请求容闳弃商从政,即刻动身去安庆。

曾国藩此时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要见到容闳呢?这是因为他这时需要一个精通“西学西语”的兵器工业专家。

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地方实力派迫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需要,走上了自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求强致富之途。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之尊,独领风气之先,于1862年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军械所。为了扩大和完善兵工厂体系,他准备采买一批能够完成机械加工的西洋机器。当他听说容闳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精通英语和西方科学技术之后,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适当不过的人才,有必要折节持礼将其尽早罗致帐下。

曾国藩“三顾茅庐”式的以礼相邀,使已经厌倦商务、正在为理想无法实现而苦恼的容闳大喜过望,他迅速处理了商务收尾工作,于同年9月间赶赴安庆。

曾国藩以及容闳的老朋友们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在安定下来之后,李善兰、张斯桂、华蘅芳、徐寿等幕僚们开始与容闳谈论建立机器厂之事,并询问容闳对此事的意见。容闳一贯最看重的是他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但他意识到曾国藩的幕僚们所关心的事正是曾国藩所关注的事,因而没有大谈他的教育计划,而是就势畅谈他对设立机器厂的看法。他表示意见说,根据他在美国的观察和一般经验,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办机器厂就应办基础性的普通的机器厂,而不是建立那种只适应特殊需要的机械厂。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专门性分厂的母厂,这个母厂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的机器。^①他的这一意见被幕僚们转告给曾国藩。曾国藩对容闳的建议极为欣赏,他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写下“制器之器”这个新名词,^②并立刻第二次召见容闳,当面肯定了他的意见。随后,曾国藩札授容闳五品军功,正式委任他前往国外购买机器,以建立中国第一家正规的现代化机器厂。

从到达安庆大营的第一天起,到曾国藩明确表态支持容闳意见,前后大约只有三个星期。正是在这三个星期里,容闳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49—150.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十八,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从一位不大被中国士林所重视的“准洋商”而一跃成为中国最有实权的官僚的座上宾,进而踏进了中国政治的权力之圈,取得了实现改良计划的入门之钥。所以,这三个星期也牢固确立了容闳一生对曾国藩的感恩之情。他在自传中写道:“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用爵位来衡量的;这不在于他克服了叛乱,更不是因为他收复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了不起的品德:他的纯洁而无私的爱国精神、他的廉洁奉公和他的深刻而有远见的政治头脑。他在历史上以正直著称,所以死后被谥为“文正公”。^①

1863年10月,容闳由广东藩司和上海道提取款银68000两,从上海出发赴美。启程之前,容闳正好遇到为美国罗塞尔公司(Russell & Co.)运送机器来中国的并正准备回国的工程师约翰·霍金斯(John Haskins)先生。容闳与他达成协议,由他先期赴美准备绘制机器与未来机器厂的图样。容闳则先到欧洲稍作考察。

容闳在法国和英国一共考察了四十多天,于1864年初春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纽约。这时正好是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的耶鲁同学在纽黑文举办了一个毕业十周年校友团聚会,邀请容闳参加。于是,容闳在离开耶鲁十年之后,又成了校友们谈论的中心。

购买机器的工作由于美国南北战争而受到了拖延。几乎所有的美国机器厂,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全都忙于承造政府的订货,不愿意承担容闳所需要的机器。容闳与霍金斯多方设法,最后找到马萨诸塞州费屈伯格城(Fitchburg)的普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47-148.

特纳姆(Putnam)公司承造中国订货。

在等货期间,容闳曾忽发奇想,跑到华盛顿去找一位同学的父亲巴恩斯将军(Barnes),请求让他作为北方的志愿军参加战斗。他向巴恩斯将军表示说,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有义务为其服役。但当巴恩斯将军获知他来美国的主要任务后,认为采购机器比服役参战更具重要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直到1865年初春,订购的机器才全部交货。这些机器由纽约装船,经大西洋,过好望角东行运到上海。容闳本人则有心作环行地球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自纽约乘船南下,穿巴拿马地峡至旧金山,然后再由旧金山西行过太平洋,经日本到达上海。

容闳回到上海之时,曾国藩已调至徐州负责“剿捻”。因此,容闳采买的这批机器就被并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控制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从李鸿章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炮局继承而来,二是李鸿章购买的上海虹口洋人机器厂的旧机器,三是容闳采购的这批机器。三者相比,容闳购买的最为先进。由于有了容闳购自美国的这批机器,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好望角以东最大最现代化的制造厂。

采买机器的成功也使容闳身价陡涨。1865年,当他在华蘅芳陪同下来到徐州大营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时,曾国藩表示要立即专折奏请皇帝嘉奖封赏。曾国藩的一位幕僚将奏折的内容透露给容闳,奏折写道:

花翎运同銜容闳,熟习东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令

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合行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①

果然，容闳回到上海不及两个月，总督正式任命容闳为五品实官的公文就寄到了上海。容闳从此成为一名有清朝正规俸禄的官员。月薪 250 金，超过当时的四品候补道。

容闳的职责是帮助上海道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总局。在这期间，他与丁日昌的私人关系极为融洽，由于丁日昌的晋升和对他的推荐，他也被赏戴花翎。在政务空疏之时，他还翻译了哥尔顿的《地理学》(Colton's Geography)和帕森的《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②

容闳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期间最为得意的事，是他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学校的建立。他描述他劝说曾国藩时的情形说：1867 年，曾国藩在回任两江总督前视察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他在制造局里兴趣非常浓厚地四处观察。我指给他看我购自美国的那些机器。他站在那里始终欣然不倦地注视着机器自动运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机器和它的运转情形。我借他这次参观的机会，成功地说服了他在制造局里附设一座机械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这

① 《曾文正公保举容闳折》，见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载台湾《书目季刊》，1979 年 9 月号。

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67.

样,到了相当的时候就可解雇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使中国人能完全独立操作。这项建议很投合中国式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制造局终于附设了一所学校。”^①显然,容閔在办理机器厂事务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他在等待和寻找着适当的机会。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68—169.